

集部

盤洲文集卷四十一

宋 洪适 撰

章奏一

論人户差役劄子 除江東提舉上殿

臣伏覩元祐中㫖揮合役空閒人户不及三番處許令雇募蘇軾上言謂聖恩欲使百姓空閒六年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一日續降㫖揮批朱者歇役止於六年便與

白脚人比並再差行之數年民受其利近因宣州一鄉上户絶少下户極多守臣奏請本欲不俟歇役六年即再差上户有司看詳誤將歇役六年旨揮便行衝改遂致上户却稱朝廷改法是以鼠尾流水差役必欲差遍白脚始肯再充當差之際紛紜爭訟下户畏避多致流徙蓋上户税錢有與下户相去百十倍者必俟差遍下户則富家經隔數十年方再執役臣前守徽州且以婺源一縣言之有差及一貫税錢者民間哀訴誠爲可念

臣愚欲望聖慈將紹興二十六年旨揮依舊施行庶使細民鼓舞德澤取進止

貼黃　臣謂役法全在守令得人若付之胥吏則舞文生弊不可勝言今若施行歇役六年旨揮亦有合關防事件謂如一郡之内上等五户稅錢五十貫中等五户稅錢三十貫各曾應役下等户並稅錢五貫以下係是白脚若以歇役六年再差稅錢在上之人却恐中等五户僥倖

再差不及如有似此去處乞令自第一户差至第十户然後再差第一户所貴役法均平上下稱便

乞勿繫大獄干證人劄子

臣仰惟陛下哀矜庶獄視民如傷丁寧欽恤前後曲盡而州縣之吏未能盡體好生之德不無寃滞以干和氣臣伏見諸縣徒以上罪雖有結解期限而吏胥利於追逮求覔或一年或數月始以解州又數月或半年方能結案或

因徒番異則又未可預料其因以身犯法禁繫固宜獨是事發之處或在邸店或在道路一時偶與相逢之人見其鬭毆死傷便爲證左相隨入獄雖供責已具而獄吏或以無保識或以別州縣慮其再追不至例皆同拘牢户同觧本州直俟結案無番異方得釋放蓋證左之人多是他州商賈與村落農夫或有老親弱子別無他丁必俟其人營販作業始可生活一遭禁繫動綿歲月其家啼飢號寒遂擠溝壑其身或苦疾病因而瘐死無

罪隕命深為可憐臣愚欲乞聖慈嚴下州郡應諸縣所
追證左若供責已具限一月先與召保知在或村落農
夫在市無人保識即令押下本都知在或他州縣人即
傳押付本土隨其鄉部召保施行皆不得別為苛留聽
令從便經營日食若罪囚到州辭情異同或移獄別州
鞫勘必須再追證左並委長吏取緊要人量行點追如
或違戾常令提刑司覺察按劾重寘于罪提刑失察者
諸司互舉之庶使無辜之人不致久留縲紲其家不致

窮餓就死以副陛下愛民止辟之意取進止

乞許逃業子孫贖產劄子紹興三十二年建康上殿

臣伏見頃歲江鄉之民多因荒旱遷徙淮甸比遭邊騎之擾復還故鄉而所棄祖產皆為官司估賣雖欲復業已不可得扶老攜幼茫然無歸所謂田園悉移於形勢之家但用低價計會十不償一至有指名投狀請佃入已而量輸稅租者於官既無所得於民乃有深害徒以患兼并力勢請託州縣之人揆之物情未見其可仰推

陛下聖徳仁恩光被四表惓惓忠厚之意拳拳為民葢已度越漢唐況於凋瘵流徙之餘僅存軀命王政所施莫此為急臣愚欲乞睿慈下諸路揭榜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凡州縣所賣逃産如元業人及其子孫願以元估官價就贖者仰即日寄庫納錢給據還産如係承佃者並行給還其牛種之類係買戶續置者則還其主如或怙強恃勢尚復非理執占州縣徇情遷延不為理取許經朝廷越訴仍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奏劾如有

犯者必罰無赦庶幾垂盡之民仰霑德澤不致轉擠溝壑以副陛下視民如傷之意取進止

乞罷諸路抵當庫劄子

臣竊謂戎車既動支費倍增賦入有限生財極難納粟入官告揮令已半年縣邑至有計苗一石斂錢一千以資貼上戶者酒坊預借亦將半月州縣多有追呼鞭治留之縲紲者而江東一路方得十一萬緡生財之難如此臣伏見諸路常平抵當毋慮百萬貫始欲輕息利民

而出納者邀留需覔得之不時故民間不復與官為市率皆官吏作弊以麤惡之物抵質高縦久而不取遂成失陷所存見緡人掌之者那兑侵借今江東一路共有本錢十五萬貫而所名息錢纔二千餘貫臣愚欲乞睿慈將諸路抵當庫並行減罷所有見在錢物限日下盡數起發如有侵兑並勒填補庶幾少贍軍旅之費取進止

乞添總領江淛財賦字劄子任淮東總領日

臣聞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臣所居官以淮東入銜而置司鎮江府所拘催錢米並是江浙諸州向来只有鎮江一軍則元科撥錢米足可支遣自用兵以來淮上增添宿衛軍馬及李寶一軍並是鎮江總領所應副雖蒙朝廷科撥錢物而州郡頑慢官吏各以不相臨統藉口視文移為故紙公然占恡不以軍事為意雖朝廷屢有指揮許按發違慢去處及浙西官亦許通行薦舉但官名未正終是號令不行且以李寶及宿衛

司所屯淮上軍馬計之每月所費錢二十萬貫米料四萬石截日終巳那兌支發過錢一百萬貫文米料一十六萬石而所科撥諸處錢物但有平江府發到錢一萬貫文常州鎮江府發到米六萬石錢一萬九千貫其江東諸郡月樁錢並不按月解發巳拖下五十萬貫臣切恐秋冬之間或邊塵未息淮上必須增戍若不預行樁積則緩急之際無以措置如江浙州郡玩習弛慢無所忌憚必致失事臣巳條具州郡少欠數目申尚書省乞

取旨行下令如期起發外臣愚欲乞依鄂州總領官例於衙内添總領江浙財賦四字所有違慢去處乞依前後已行得指揮將當職官奏劾取旨重行黜責人吏追呼斷勒其他事件只乞依元來已得申請更不敢别有增添陳乞庶幾官名既正可以督責應辦不致有悮軍期干犯宸嚴俯伏俟罪取進止

乞令漕臣備辦餽運舟船劄子

臣伏見諸路總領官只以科撥為職其餽運之事則漕

臣所掌自海州被圍内外闕食所運錢粮淮南漕臣則以殘破之後舟楫未辦為辭隨軍轉運又稱官係浙漕不能於淮東辦船為辭並要臣本所徑行津運臣以駑鈍之材誤蒙使令不敢避事曠職到官數日間節次起發米四萬石錢九萬貫銀二萬兩馬料一萬石並是臣措置舟船般運徑到楚州鹽城縣交卸入海所發綱運有在運河阻淺者又親到揚州尋雇客船盤減前去其泗州軍馬錢粮亦有臣本所綱運徑行裝運至軍前者

目今遏他州綱運到來未敢下卸逐急可以勸諭令渡江前去應副急闕當閒暇之時一方用兵津運已是費力竊恐秋冬之間兵革未息饋餉愈多如臣本所有綱船可以撥發及客舟可以就用臣自當體國同共津發若他州別有綱運到來漕司仍前推避盡要臣本所津運必致有誤軍期臣愚欲望聖慈嚴切行下淮東漕臣及隨軍轉運令先期廣辦舟船以備將來餽運不管推托致令誤事取進止

過江催發米綱劄子

臣被受今月二日聖旨處分海州軍食事臣雖已科撥米斛過江竊慮入閘之後或舟大水淺無船盤減官司不著緊催趕依前留滯有悞軍前指準臣遂於次日躬親過江至瓜洲方見齊伉武琪綱相繼入閘及到揚州根刷得朱實張受兩綱米一萬一千石各已於今月三日以前經過前去外有張球梁平兩綱共米一萬一千石內有一船裝二千石者阻淺在城內撑駕不行臣遂

而見向子固即時措置尋雇到客舡二十一隻共五千料用一十三隻盤減臣隨行支與地理雇錢三百餘貫仍更支錢一百貫文付兩綱押人添助其他篙梢口食差使臣吳弼坐押巳於初七日申時起離揚州訖尚有用不盡舡八隻存留在岸巳移牒强友諒候後綱有阻淺舡隻即行盤減星夜趕發前去有轉運司差幹辦公事周伯駿前去塩城縣措置海舡臣訪聞前任知縣龔尹曾有官造多槳舡二十餘隻及裕口羊家寨有海舡

數十隻臣已令周伯駿訪存在詣實勸誘使臣縁本所見計置張子蓋軍馬合用錢粮并據楚州申張玘人馬亦已到漣水縣合要科撥粮食臣若更行起發至前路却恐妨曠本職已於初八日巳時回歸鎮江府訖取進止

過江措置津運劄子

臣今月初五日戌時准今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節文為海州被圍諸軍闕食等事五月二日三省同奉聖

旨令洪适龔濤强友諒體認軍期急闕火急科撥躬親
措置津運星夜前去如少有違悮當重寘典憲人吏決
配仍具已起數目日時聞奏臣昨於四月十九日被受
省劄奉聖旨除淮東總領臣於二十日起離池州至當
月二十六日到任交割職事聞海州被圍慮恐軍士乏
食即時檢索山東粮運桒牘理會緣自海州被圍以後
未見隨軍運副龔濤移文措置般運雖前總領官徐康
撥下張受朱實兩綱米一萬一千石令往楚州盱城縣

分付龔濤津運入海尚未離鎮江府岸臣深慮粮食不繼海道或阻風濤不可預期遂再於四月二十八日根刷得新到宣州廣德軍張球梁平兩綱并四月三十日齊侁武琪續到兩綱通前六綱共計米三萬三千五百九十石節次前後差使臣丁用獄子王恩管押過江牒淮南運副强友諒再差使臣催趕至瓜城縣交付龔濤津運入海如有綱舡重大運河淺澀不能通行即令用小舡般博據强友諒五月初二日申已交割得張受朱

實張球梁平四綱差使臣朱德催趕前去訖今所准聖

旨指揮令火急科撥躬親措置津運臣今再於鎮江府

發馬料一萬石及改撥宣州呂青押到米一萬石前去

應副李寶諸軍食用外臣躬親渡江催督漕臣同共趕

發别具奏聞次

支解圍軍兵犒設劄子

臣恭准聖旨令倍支海州解圍軍兵犒設及節制軍馬

行下支散宿衛前軍回歸人犒設一次臣取會到本軍

見管五千一百六十人其四千七百四十三人係同張子蓋到海州解圍其四百一十七人係在楚州不曽過淮之數臣將到海州人倍支在楚州人各支一次犒設臣昨聞今春所犒軍士有統將隱没不霑實惠者致使介胄辛苦之人不無怨望又有增添冒濫之弊臣遂堆垛錢粮在鎮江府丹陽館諭統兵官分列隊伍臣躬親就館逐一點名當面支散雖自來犒設例是折銀臣竊見軍士暴露之久當此隆暑班師道過鎮江不能久留

若得銀子倉卒難責見錣無以應急使用臣輒將軍兵三貫以下犒設之人盡支見錢其使臣三貫以上者即以分數支折兼鎮江府前軍右軍太平州武鋒軍先係遣發應援海州被圍在城及張子蓋到城下其前項軍馬並皆出城同共追襲立功今各同張子蓋大軍回歸雖五月二十四日旨揮未曾該載臣輒行比附倍支訖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盤洲文集卷四十一

盤洲文集卷四十二

宋　洪适　撰

章奏二

招安海賊劄子三

今月二十七日據海賊徒黨丁十二潘成陳十二賚到頭首人殿前司遊奕寨効用王先等狀稱各有老小無所供給兼為請受不平逃走鄉下作買賣為活為見官

司收捉緊急難以存居因而往海同百姓一行人船只借過往船隻米粮供給口食即不曾刼盜官司物件先為見今年四月内得蒙都督相公鈞旨差出朱清訓練張獬秀才沿海招安作過之人仍賫本府黄旗一面上書江淮都督相公招安在海作過人船并牓文沿海處貼掛是先於今年五月十八日在海洋行使舟船到地名洋山收取水漿喫食只見土豪陳立舍前貼掛牓文係是江淮都督相公鈞旨招安牓上稱説日前在海作

過罪犯一切不問是先當時収榜上船説諭衆船首是江淮都督相公有榜招安船衆人伴即便依隨先等有船一十隻計八百餘人當日行使舟船到大七洋内仍見諸處寨下官船不計其數隨後趕捉先等船隻至晚日夜失䑸各自分散不知衆船下落先令賫押人船二隻面濶一丈八尺計一百六十餘人舡上有軍踼家事等投獻都督相公府充水戰軍前使用先船内有老小單身難為看管乞差本府訓練官前來沿路管押人船

到府參候指揮臣以事非本職不敢輒受令徑詣都督府投狀其人云在明州時便有意招安但以路遠難通來時船主令抱狀投告總領恐前途艱阻身到行府不得乞總領所差人管押人船前來不願官軍同去臣憐其來歸却恐軍將貪功妄行擒捉遂受狀差人押兩名取船押一名往都督府方欲遣行之間忽云一人在路為水軍所擒一人以此潛匿不敢出臣恐其猜畏舟傒藏避遂請到水軍統制馮湛詢問事因馮湛云海道與

賊船十隻相值獲其三隻追五隻至明州洋沉船而適其兩隻不知下落今所投即此兩舟是日馮湛管押捉到賊黨入城在路逢見同伴一人遂行擒下馮湛既押所擒一人到臣官舍所藏人亦隨後前來臣遂喚三人到馮湛之前馮湛欲借船一隻管押兩名前去取船其人云只乞總領差人自行駕船限在來日到岸馮湛見其言如此遂稱更不前去臣所慮官軍利其財物別致生事或賊黨驚疑移舟他往遂更不令馮湛管押又慮

其人反覆再三以美言啗之云汝輩多因商販折本無路得食不得已求生國家愛惜人命本無殺意番人投降尚自各與官職多方存卹況汝皆是本朝人民都督府已有旗榜招安汝輩遠來自投定作好官不須疑慮更生他心其人拜謝臣各已犒設即差本所使臣任慶同兵級三名管押潘成陳十二前去取船及差人管押丁十二前去都督府臣候船到即親至江頭拘收軍器以錢物酒肉等第犒勞令鎮江水軍差人防邏聽候都

督府措揮臣候船到別得具奏外

第二劄子

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本所差去使臣承節郎任慶取押到招安人王先海船二隻到岸船面濶一丈七尺在船首領以下一百四十七人內五人元係軍身餘人並係温台州等百姓各是少壯雖王先稱願充水軍使喚其間多有驅虜到人已申取都督府旨揮或行揀放或候防秋事畢發遣臣逐一撫存犒設錢米酒肉差鎮江水

軍防護不致生事其船欲到鎮江府數十里外逢見都督府總轄福州海船使臣王城硬將旗榜令受本人招安拘欄占奪不肯放行臣親至江頭差撥水軍步將范淳西津巡檢劉憲文及弓兵等人六次催取方始發遣前來其船內有紙甲一百一十副槍刀弓弩旗鼓等軍器共一千五百六十八件並係王城强奪前去見行追取所有逐人單名器甲細數已開具申三省樞密院

第三劄子

臣准都督府劄子令將海船王先虜到人放令遂便臣今月三日躬親至江頭喚缺在船上人逐一審問數内孫元等二十七人各乞歸鄉再令王先審辨稱係是新近虜到之人即非元來徒伴並各供責文狀臣已支散錢米出給公據放令遂便訖其見在人除首領三十三人外其餘梢工水手八十五人雖亦有係虜之人緣在賊中日久各自欣然願充水軍並皆强壯臣見行差人管押前去樞密使行府聽候指揮

會計軍儲劄子

臣契勘淮東分戍諸頭項軍兵及新到步軍司人馬除就鎮江支請外月用錢十二萬七千餘貫米四萬石馬料六千石臣取會到諸州見管數目筭計至九月十五日終泗州有樁積米七萬石未係支遣之數海州有米四萬六百石可給軍食一年有錢銀會子五萬貫料七百石可支一月諸州共有米十四萬四千石可支至十二月終有錢銀會子二十七萬貫可支至十一月中旬

有馬料七萬七千石可支一年並係臣本所節次改撥前去緣鎮江倉庫目今儲積及諸州未到錢米並皆不多難以預樁淮上七月之費今等待續到綱運及那減鎮江錢米趂未閉閘起發過江准備歲前支費必無少闕所有來年軍用如遇閉閘則依去年例候江東綱到就撥往瓜洲卸入新倉令淮南漕臣宋曉措置建運或綱運不到則令陳漢用浙西舟船將鎮江錢米運在瓜洲津發所有漕運必不致有誤軍期但軍前非泛支用

並是就支大軍錢物不可捐約臨期旋行措置科撥伏
乞睿照

戍兵請給驅磨阻滯劄子

近准御前劄子戒敕幇勘戍兵借請因驅磨欠剩阻滯
事臣已即時取到粮審院狀奏報訖臣尚慮說未至
詳盡仰勤聖慮臣契勘鎮江諸軍出戍自來不曾借請
亦不分擘券歷每遇差出即都統司量遠近以人數移
文總領所預勘兩月或三月錢米每軍逐將攢類姓名

造成券旁發到粮審院即時批放或出戍日久則又接續再勘除月粮米折麥錢并新添錢米存留養贍老小外其預勘銀子及公據係出軍之日就鎮江一頓支請轉變錢物置辦路費及分留贍家其二分見錢及口食米即就軍前逐旬支請至次月全軍過勘大歷本將即以出戍人預勘過錢米自行按月回落及軍馬還歸逐月隨衆勘請若回歸在預勘月分之内則以熟旁改界就鎮江支請更無合併驅磨及回納不該欠剩等事與

它處軍馬體例不同或遇起發急速本軍造劵不及臣尚有先次借支應副者不敢使之怨望失所伏望聖慈特賜睿照取進止

論招軍之弊劄子隆興二年自淮東赴行在供職上殿

臣竊謂自古大有為之君志先定則事必成然而事貴乎成不貴乎速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越王至于二十載然後刷會稽之耻方策所書明驗可考今日中興之事非無機會然而未遂恢復之功者豈以兵未强而

財不豐耶臣世受國恩無以補報幸獲進望清光不識
忌諱輒以本職而進狂瞽之言伏望陛下赦其罪而聽
之臣伏見今之士卒老疾幾半今之錢穀枵竭可憂軍
兵日得百金分其半以出戍既不能給其家又不能餬
其口邦用無餘難以增益臣愚欲乞選從臣銜威命徧
至諸軍汰其老疾計所減之數量均百金之人庶其驩
心踴躍銳氣增倍或謂兵貴虛聲何自苦而示寡此徒
自欺爾又諸軍之籍虛偽相仍今既未能一洗舊弊則

新弊不可不革軍效湟剌其來已久掌兵者尚猶盜羸餘以為田宅之資苞苴之奉況蕩然不加繩察乎效用日得之鏹三倍於兵故近年應募為兵者甚少而為效用又不判手雖有臣寮申請而將帥不復遵行姑以揚州師司言之所謂效用六百十四人歲費大農錢幾七萬緡米六千石但能挾弓負劍助師臣騶從爾又鎮江大軍一日發營中子弟數百輩唱名于總領所便入武勇伍中若今日稱甲明日稱乙何以辨之臣愚欲乞先

降詔旨赦其虛冒之罪命所遣官凡未刺者俱刺之淮郡所招令都統司擇偏裨分掌每滿百人則行撥隷而兼聽所招帥守節制仍乞在内則承旨司在外則總領官季以新招之數申上有違新降三七分招軍旨揮必罰無赦如是則兵可習而強財可省而豐此而不革則軍籍益偽國費益屈無以善其後矣伏望聖斷謀之大臣盡革積習之弊庶幾千慮一得少副陛下中興之志干犯宸嚴臣不勝萬死

論東人來歸事宜劄子

臣嘗委曲詢訪東人來歸之故或亡命山澤為彼指名者或仍年旱蝗不能抹恤者或親故南來牽連誅誘而至者其人盖以無兵及衣甲不可攖强敵之鋒故欲效王師歸雄其鄉報復剽掠申其素志然扶老携幼流徙失業口累之衆者衣食不能自給間有所携皆輕價以售之貧者則三五為羣収拾弃菜於巷陌之閒官雖計口給粟一家不踰五斗兵將又或折辱恐無以固結其

心近者鎮江有裒錢買舟欲逸而獲者臣慮其日夜企而望歸迫于饑寒計出無聊乘隙伺便反以為害欲望聖斷思患豫防參酌漢五屬國晉宋僑置郡縣之宜專設官吏使之各有司牧懷我樂土不致蜂蠆作於懷袖天下幸甚取進止

納供軍綱目劄子

臣駑鈍無庸誤被使令總軍賦於江淮之上值師旅增益財用窘闕黽勉二年僅逃罪戾今蒙恩歸班凡供軍

之事不敢枝蔓吏文以瀆乙覽敢刪取綱目為要畧一編納之閤門伏望聖慈俯賜宣索取進止

轉對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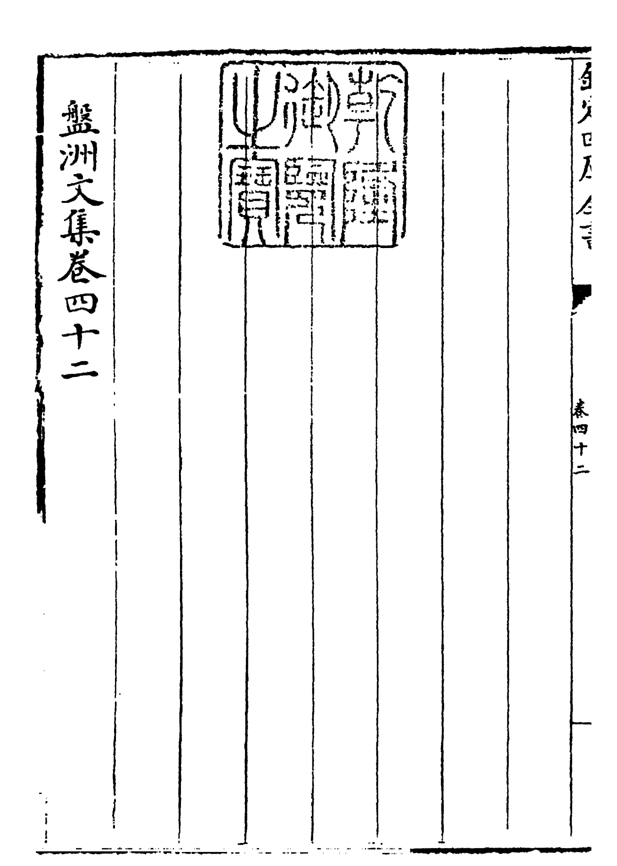
臣准御史臺牒輪當今年五月一日視朝轉對須至奏聞者右臣仰惟陛下踐阼以來務崇儉德始講郊丘之禮專以誠意交神蹇明車輿儀衛下至官吏賜予率從撙節臣職在太常不容箝嘿切謂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時俗之耳故通國無有習其藝者而聽之則

倦且寐獨以古樂用之郊廟爾昔者竽工鼓員不應經法者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所用皷吹警場諸工凡一千一百五十有九人有司已乞三分減一獨是肄習踵例尚存九十八日夫驅游手之人撥金擊石不當律令顧亦安能使鳳儀而獸舞而所用日給之鏹為緡一萬三千三百有竒誠為虛費臣愚欲望聖斷只令肄習一月亦可以成聲中節不致闕事殆督費之一端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禮部論王振服色劄子

臣契勘本部見行右宣義郎致仕王振乞引用覃恩改轉服色事朝廷送下指缺本人元係靖康元年於客人處買到代州納白米空名將仕郎補帖經開封府書填續因男修武郎王洙遇恩累封至宣義郎昨来吏部勘當檢準紹興十三年旨揮納錢及六千貫之人許行注授無人願就殘零闕據本人齎到紹興七年行宮吏部告示照得係納錢及六千貫之人依前項旨揮合行

出官某切詳所繳行宫告示係本人自陳稱有朱鈔見得納米價錢當時吏部為無元書填官司申狀及公據令依去失法名知識官二員委保方許參選本人一向不曾召保到部若使可以注授殘零窠闕出官必無緣陞改至承務郎以上可以該得服色恩例所乞難以施行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盤洲文集卷四十三至四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謝廷試

盤洲文集卷四十三

宋 洪适 撰

章奏三

同周掾殿院乞對劄子

臣等今月二十一日蒙宣赴便殿面奉聖訓令討論環衛官制臣等今將祖宗典故及唐初十六衛參考條具粗備臣等二十九日係輪當學士院宿直欲望聖慈特

賜宣名許令囬奏開陳因革事宜伏候勅旨

討論環衛官劄子

臣等囬奉玉音討論環衛事令將國史會要及唐制參酌晝一在前竊許本朝踵前代設環衛官太祖太宗朝常以處將帥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則多以皇族為之故三朝國史以為官存而事廢在凞寧中曽令邊將充攝在天禧中亦曽令内職兼攝只是充補班列而已嘗聞靖康初以外戚正任官俸禄太優令換環衛繼以俸薄

為言遂復仍舊雖兵火之後旨揮不存而朱孝莊制詞可以考驗仰惟陛下聖慮宏遠修飭戎備欲擇赳赳之臣置在左右叩其智謀觀其技藝以備將帥之選甚盛舉也臣等以謂國朝自有設官之名不必遠取唐制太祖太宗故事益可法則今若徑行換授則恐有減俸之患欲乞只令如閤職兼帶若節度使至刺史則帶上將軍橫行遥郡則帶大將軍正使則帶將軍副使則帶中郎將又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各分等次缺職錢如得

允當所有官府吏屬請給人從等事乞令吏户兵部同共相度以備採擇

一唐制十六衛之將軍各一人從二品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掌宫禁宿衛之事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廩禄軍團等事親勲翊三衛凡五府中郎將各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校尉各五人每校有旅帥二人每旅有隊正二十人武德正觀世重資蔭自二品至五品子孫

分補三衛又有諸曹參軍及司階中候司戈執戟謂之四色官

一檢照國朝官制有左右金吾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十六衛各有上將軍從三品大將軍正四品將軍從四品中郎將郎將長史等官授三朝國史云官存而事廢北朝官舊有歸德懷化大將軍將軍郎將司候司階司戈後又增保定清遠

奉義歸義廣化之名將軍以下又有武寧安化奉
華保順之名又有寧遠安遠保安保寧大將軍懷
德奉化將軍懷忠武安郎將保忠司候保和保信
司階順化安德司戈皆以蠻夷朝貢受官者充
一俸禄之制上將軍六十貫皇子則一百貫金吾大將軍三
十五貫諸衛大將軍二十五貫皇親則六十貫將軍二十
貫皇親則三十貫中郎將十三貫
一中書備對該載宗室諸衛將軍換武者換諸司副

使紹興法該載環衛官換贈缺諸衛上將軍換節度使缺郡團練使諸衛大將軍換遥郡刺史至武義缺諸衛將軍換武翼大夫至武義郎

一建隆元年以登州團練使李萬超爲右武衛大將軍前均州刺史潘文通爲右驍衛將軍前缺州刺史韓令爲左領軍衛將軍其後石守信張凝石曦焦繼勲劉重進仇超白全紹翟美王暉陳守習等皆爲諸衛將軍除授者不絶亦有除環衛官致仕

及外任者事具實錄

一太平興國二年四月安遠軍節度使向拱換左衛上將軍制詞畧曰王者念宗社之重思將帥之賢內外迭居以均勞逸安遠軍節度使向拱等事我先帝時惟寳臣入則參帷幄之謀出則奉節旄之寄粤予冲人肇承丕業豈敢以藩鎮之任重煩舊德也式罷藩宣之寄俾昇環列之榮拱永德並可左衛上將軍美可左驍衛上將軍廷遜可右驍衛

上將軍先時張永德帥鄧張美帥滄劉廷遜帥澶至是皆罷節制歸環衛其後祁廷訓韋緇闕周勳蘇誨等除授亦不絶但比闕太祖朝極少事具實錄

一天禧元年御史臺言常朝武臣止一二人或請告則絶班欲乞增補詔以闕 宅使慕容德琛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西京闕 藏庫使孫正辭為右領軍衛將軍崇儀使劉守節為右屯衛將軍染院使韓景

祐為右監門衛將軍供備庫使宋可言郭仁浦為

右千牛衛將軍

一嘉祐二年以未有差遣諸司使攝大將軍月支食

錢七貫副使崇班攝將軍月支五貫候有差遣别

差不得過二十人

一熈寧三年詔今後南班有闕差陜西河東替回曽

有戰功路分都監至和城堡寨崇班已上充攝如

不足即於見在樞密院知州軍路分都監已上得

替未有差遣人內差攝事並具會要

一中書備對該載元豐二年十六衛大將軍二百九十四員將軍一百六十二員並係宗室

一紹興十一年右金吾衛大將軍朱孝莊換觀察使制詞曰仰惟淵聖皇帝即位之初監于先王成憲進讀之臣有言今之節度使古之諸侯也近時庸人孺子或以恩倖得之於是凡外戚之居正任者易畀環列侍衛之名雖號者能率遵明訓朕乘輿

運事異前朝義有當然睠非瞓典右金吾衛大將軍提舉洪州玉隆觀朱孝莊乃欽成兄弟之子靖康中宮之屬謙恭毋怠忠信自持通練老成見推四姓恩厚於爾匪曰予私爾縱毋言朕志已定其復亷車之秩以為戚里之光可汝州觀察使

有撰述文字乞奏對劄子

撿會本院見行一司條令内一項翰林承旨學士職當撰述代於王言事體繁重合有上稟睿訓文字若循習

舊例俟閤門引班顯見稽緩今後仍許先次挑班上殿

今來臣係太常少卿兼權直學士院有撰述文字合行

奏禀欲於今月四日上殿敷奏緣臣係卿監官難以徑

牒閤門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閤門依本院故事引班

上殿奏禀伏候進止

乞改定樂章劄子

臣據太常寺申乞修潤將來郊祀大禮樂章各已修撰

進呈徽宗皇帝酌獻一曲係紹興二十八年光堯壽聖

太上皇帝親製其間如烈考合改作烈祖及其他詞句亦有當改定去處依故事係請御製改定今録連在前乞賜聖裁修改降付學士院施行取進止

乞進胙德壽宫劄子

臣竊考禮經古者大夫攝祭君不親行則當歸胙而諸臣祭其家廟及都家祀其山川亦皆致胙於君謂之致福載在周官則都宗人家宗人掌其事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後世禮文多有廢者仰惟陛下以聖繼

聖盛德重華慶超古昔初講郊禋之禮謂宜進胙慈闈
並受帝祉臣妄進瞽言欲望特賜聖裁如或可採則乞
旨揮有司草具儀注進呈取進止

論郊回用樂劄子

臣勘會今歲郊祀大禮依逐次典故用儀仗鼓吹已赴
警場振作所有禮畢車駕回鑾導引振作亦合用軍樂
端門肆赦所設宮架係合用雅樂並與燕樂不同難以
一例不用伏乞聖裁特賜處分取進止

乞減樂員劄子

臣伏覩紹興二十八年郊祀用儀仗一萬五千三十人皷吹警場一千一百五十九人八音二舞樂工四百五十九人近降㫖揮儀仗減半臣前曾申請皷吹警場人巳三分減一舊例樂工及皷吹警場人肄習九十八日臣又曾具奏減作一月所有樂工凡二百六十人太常有籍三十六人有月給錢糧所闕一百六十六人旋行招補至肄習之日日支會錢四百文尚有招未足人數

緣竄名籍中可以規免臨安府行鋪名役不無計囑之
弊臣再行研考除登歌壇上樂四十八人二舞九十人
不可減外壇下宮架二百七人今欲減省六十七人凡
琴二十人十人可減瑟十二人六人可減笙二十人四
人可減簫十人六人可減笛二十人八人可減篪十二
人六人可減塤十人四人可減歌二十人四人可減鐘
磬四十八架十六架可減分詣九宮貴神太社太稷給
祠一百十四人四十五人可減既減員得以省費而於

事神之禮初無所闕更乞聖裁取進止

乞刺壯健乞匃人劄子

臣伏見臨安府街市閭乞匃人頗有壯健者恐是盜賊徒黨託此為名以伺察人家之貧富門巷之曲折今輦轂之下時有剽刼之患不可不曲為之防臣愚欲乞廣斷行下臨安府選委官屬因賑濟之時鳩集乞匃之人盡皆揀擇如非老弱疾病其人可用即與刺充廂軍既免其啼飢號寒之苦若使有穿窬之志亦可使滅心鑠

謀矣輕瀆宸嚴臣不勝戰懼取進止

乞措置海道劄子

臣伏見淮上斥堠不明將帥無申發文字邊騎渡淮經涉七日朝廷方知今已據楚州若分兵取他道潛攻通泰朝廷亦無由得聞所慮自彼過渡便近平江兼恐海道不防賊船來往今平江别無重兵守臣又已被名李寶水軍稀少緩急難以倚賴伏乞特留聖慮過為隄防干犯宸嚴臣不勝懼取進止

乞降親征詔書劄子十一月十三日

臣十一日面對曾具奏陳乞降親征詔書激勵士卒至今未奉處分所慮敵人已入淮南兩軍相持以日為歲若非戰勝無以使其革心所有詔草輒敢冒凟天聽若或施行乞許臣録呈三省别行進入其間叙述聖意未盡去處更乞處分取進止

進視師詔劄子

臣伏奉御筆改定視師詔臣再有愚見增減數字各已

貼說欲候進入盡降竊慮稽緩輒已擅行書寫大字詔本若蒙聖意賜允即乞徑付三省樞密院如是未當即乞再賜御筆批抹付下臣不勝死罪

請祠劄子（中書舍人）

臣不避誅戮冒犯天威伏念臣與湯思退舊不相識思退以臣叨中詞科在其前嘗遭秦檜無辜廢錮連蹇在外二十餘年所以名臣入朝供職臣既猥居卿列攝事翰苑疊因宣名誤受眷知遂蒙親擢寘之從班臣方念

縻揖無以圖報乃聞談者指爲思退之黨臣既備數禁近不能盡忠奉公陷于朋比烏可苟逃譴責欲望聖慈特賜恩造容臣以祠禄省愆於山林之下仰凟聖聽臣不勝戰慄之至取進止

辭免兼直院劄子閏十一月三日

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洪某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攝事三時盡窮鼠技仰不能宣布聖意鼓動四方而今之世俗好惡

各有偏私毁謷初無公道臣之代言又不能俯合衆論常致詆娸兼内外兩制文書填委日不暇給臣之宜去久矣特以獨員無所辭避今者幸除翰長私以自慶臣已即時解印罷權申知三省豈圖恩渥反有兼直之命臣若强顔貪冒則是宜去而留因退而進汨喪廉耻無以自恕欲望聖慈憐其才盡察其由衷曲賜矜允使免譏議干犯天威臣罪當萬死取進止

第二劄子 閏十一月六日

臣今闕

辭免兼直學士院恩命准尚書省劄子闕

涉獵之學文辭蕪類叨攝視草之疏非聖造保全積有愆尤既已形之臺評又闕

特賜庇護則臣雖竄黜未足塞責已嘗瀝懇求去仰蒙天語曲留臣以軍事方作而掌制獨員不敢堅請談者又謂臣來自淮東奏陳張浚妄費致浚因此罷相黨枯骨者視臣如仇敵故投匭之章連瀆淵聽幸今翰苑已有長官書詔亦不壅併尚令廁迹實爲冗贅兼臣屢有

封緻浸掐怨怒若不知退必致顚危欲望聖慈施天地之大恩全小臣之終始畀以一郡使之推行德澤少助涓埃如蒙別有使令臣死且不避冐犯威顔臣不勝戰汗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四十三

盤洲文集卷四十四

宋 洪适 撰

章奏四

乞罷中書舍人劄子

臣能薄材下靡有寸長過叨誤恩備數兩禁常懼無以圖報天地之德惟知奉公守職不敢附下罔上以邀譽妄發近因繳駁莫汲差除與朝廷之意背馳臣有語言

妄發之罪宜在譴何之域即具劄子乞賜黜責緣未得班次已實封投進未蒙施行伏望聖慈憐臣孤立察臣無用速賜罷遣庶使幺微之蹤不致異日顛沛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懼之至取進止

論邊事劄子十二月十四日

臣待罪從班獲邇清閒之燕頗亦預聞陛下英武之略得以仰窺聖志之萬一然人材兵力與夫帑庾之積俱不能上副宸衷致使陛下委曲以結和好臣又以見陛

下刑方爲圓抑剛爲柔者凡以仰奉慈宫俯安黎庶爲
宗社計而然也臣區區愛君之心惟願陛下垂意内治
常若臨敵日加一日則善後之策持久可成和戰之事
今姑置而未論然所以誤邊計而弱國勢者豈不究其
所自乎既備禦畧定若不推原誤國之人奮發剛斷大
明誅賞則臣下無以懲戒國勢無以振起臣敢昧死畧
言之竊觀敵人犯淮終成和議如期斂兵初無過外邀
求有以知其本無侵犯猖獗之意儻泗州不先撤戍彼

必不能近淮既近矣而邊城守將不望風遁逃則彼必不敢直渡既渡矣清口之戰儻山陽大將出師以捄急則䰟勝不死若又有功則是淝水之役也敵既留連淮上兩月惟六合有堅守之名其他例循三舍之避畧無尺寸之功儻能出奇小勝亦足以挫其鋒而議和有氣此之不能及王抃已回乃有飾詞欺君者是數等之人欲望睿明閶出奎畫聲其罪而治之則天下欣快矣又兩淮逃徙之民散在江浙飢凍瀕死雖聞故鄉可歸安

能便有生業臣愚欲望陛下特捐内帑分遣中都官往緣江州縣於其欲渡之際計口賑之以助其歸則實惠沾洽人人知陛下愛之如赤子則驩欣鼓舞變愁嘆而為謳唫矣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懼取進止

改定德音貼黄

臣所撰進德音其中云正皇帝之尊稱為叔姪之敵國今日付出三省所進詔本改尊稱作兼稱改敵國作與國雖云皇帝者兼三皇五帝之稱若摘取兩字則文意

不顯亦是語病又與國雖是黨與之國亦有謂之所與之國者臣輒併將所換二字除去却意全而句健或未允當更乞聖裁

論國書劄子 六月二日 御筆依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學士院撰賀大金上尊號國書臣聞之魏杞嘗見送伴使云相繼又須有報謝使來今既遣賀使臣欲於國書之末帶入一句云且謝使華之辱伏乞聖慈特賜處分

辭兼中書舍人劄子即日御筆依

伏念臣材智學問無分可採代言之久常懼不稱任使之意今旣叨居翰苑用之已踰其分尚兼西掖實妨進賢之路欲望聖慈特降俞音俾免兼職干犯宸嚴臣無任戰汗之至

辭免簽書樞密院劄子六月九日

臣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賛

帷幄之晝列股肱之臣上則三階以之齊光下則與人之所瞻景非有超卓兼資之美者莫宜居之如臣者學不足以達國體識不足以邕遠猷再入帝城獨叨恩遇前後親擢曽無先容鏤骨捫心秋毫未報外日入奉清光伏蒙玉音使補政路之闕臣嘗跪奏以臣之緜力薄材倘司翰墨之職尚猶可以勉强至於兩地重任必當選用老成有才望之人為之遜避再三私有回天之喜不謂信宿之後渙命竟出跼蹐戰兢罔知自恕之計敢

犯咫威顏披誠悃伏望皇帝陛下察其無用追寢誤恩別求時髦以允公論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辭免賜衣帶劄子

臣今月十九日正謝伏蒙聖慈例賜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緣臣于今月初九日已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笏頭金帶魚袋牙簡鞍馬今來儻或疊冒寵私在臣愚分不遑安處伏望睿慈將例賜金帶魚袋等特行寢罷庶

遵彞典不勝幸願取進止

乞贈高祖劄子

臣輒有私悃仰塵天聽伏念臣上世以農桑為業至高祖臣某始奮金籝之志有子盈世獨攜二孫遠徙州城擇賢師脩儒業故伯祖臣某以進士起家縣南牀而陟瑣闥至先父臣某實傳遺訓遂入翰林逮臣之不肖兄弟獲承先蔭浸叨顯仕蓋相繼三世矣今追榮之典再及曽祖至於東宫三師獨念高祖未霑一命無以為九

泉之寵臣該遇覃恩并應副軍須皆有轉一官公據不及收使欲望聖慈許將前件恩賞回授作高祖父母贈典庶得少伸報遠之情干犯宸嚴臣不勝戰汗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檢照會要所載李昉贈所生父母王曾陸軫贈伯叔父邢昺贈兄張士遜贈表兄皆非常典係是一時特恩伏乞聖裁

乞寢贈典劄子

臣不避斧鉞之誅荐瀆天聽臣比以回授高祖贈典冒昧陳乞仰蒙睿慈曲從所請竊聞後省留黄不行臣以螻蟻之微未有一毫報國而尊祖私情遂以妄發為清議不許連日戰悸魂神去幹雖亡者不能霑被榮章而已蒙涣許之褒贈則潛德亦以少顯九原有知豈不圖結草之報所有已降㫖揮欲望聖慈特賜追寢干犯天威臣死有餘罪取進止

乞罷第一劄子

臣比有狂妄之請爲給舍所論卽具劄子乞行追寢仰
蒙寬恩未賜誅責不避再三之瀆荐有愚衷徹之淵聽
伏念臣始以高祖篤教子孫燮秊鉏而爲簪笏先臣存
日每以恩不可及爲言臣幸備數近列有未轉兩官回
授與子弟陞轉則内愧于心下媿于泉壤故推述先志
求爲亡者之榮雖追贈高祖未有前例而國朝會要所
載有贈其伯叔贈其兄贈其表兄者皆在常法之外故
臣援此典故謀之朝廷始敢仰塵丹扆之前不料竟以

妄發遂遭封繳臣身綴政地私請犯分雖陛下赦臣而臣若安然在位則人益以臣為罪矣臣跼蹐戰慄家居待譴欲望聖慈俾臣罷免庶幾不致復絓清議冒犯天威臣不勝皇懼之至

第二劄子

臣巳納劄子乞賜罷免屏息俟命未見施行伏念臣材無可用陛下過聽擢之機省未有一言一事可以利國庇民而私心妄發遂奸物議連日恐懼無地自處盖繳

章便同簡劾事無大小等是爲人詆訶豈有身在廟堂之間瑕疵已遭嗤黜而猶欲貪榮固位臣雖自恕亦不可得況臣近居封駁之職蓋嘗以此責人以今視昔何施顔靣更玷朝列方陛下大明黜陟申儆在位有臣如此顧亦何所用之伏望睿慈早賜處分許臣解印綬而去則臣未填溝壑之前皆報恩之日月也干紊威顔臣無任戰汗之至

辭免叅知政事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叅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人君以二三執政圖回天下之務非得當世之通儒則安能仰副眷倚之隆而任憂責之重如臣者抉章句綴緝之學僅能不曠翰墨之職而已雖懷尊主興邦之心而材識不逮觸事面墻徒抱微忱初無一得自叨機宥常恐竊位誤國夙夜慄慄未有上印之計豈期涣命俾叅大政是猶責跛鼈之一日千里則折骨絕筋其亡可立而待伏望睿慈

曲賜哀憐改畀真賢不致虛授臣無任

論湖北軍須劄子

臣伏見諸路總領所軍儲並係戶部措約科撥而所得州縣之數尚有拘催不足者向來各有樁積錢物可以那融緣數年用兵侵耗已盡今或有以急闕為言者戶部亦緣財用匱乏無以應副只是行下令將樁積錢物那融支遣謂如湖北路去朝廷甚遠今王炎改除已數月代者猶未定湖廣盜賊方梗道路必有阻隔故張宋

元以將毋為辭懼於之官臣謂今日外患雖少定正恐封疆之內有勤宵旰之憂者要當止於未萌則斯民無塗炭之苦諸處總領所少有急闕支遣失時一夫叫呼噬臍何及臣愚欲乞聖斷行下令湖北淮東西總領所開具目今樁積并見管實數及每月合用數目上朝廷及戶部覈實如委有不足去處即將實有窠名錢物添撥儻使常有一兩月儲積則拘催按月未至者可以通那支遣仍乞自今以往月具收支所管的實數目申省

部稽考無為虛文以圖善後所有王炎及臣男槻劄子四紙同此進呈伏望睿覽留中免賜降出取進止

進太子冊文劄子

臣奉勑撰皇太子冊文臣學問荒蕪詞意拙澁國有鉅典無以鋪敘綴緝僅能成文干犯宸嚴不勝戰懼謹繕寫進呈伏乞睿覽更賜處分

納客院窠闕劄子

臣等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守選者留滯日月緣右列小

官皆非臣等所識不能知其為人客院雖有窠闕臣等不敢容易差注若俟其干乞一一為之取索考覈則瑣碎失體若徒留窠闕杳而不與則小官仰禄無以進身臣等相度欲將客院知州軍總管鈐轄路分都監將副等闕依舊存留外所有諸路帥司將領指使川廣湖南北城寨主兵官共一百三闕乞發下吏部依格差注如將來客院或欲於其中使闕亦許通用庶幾少塞干求之門而開公平之路取進止

辭免兼同知樞密院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汪澈可除知樞密院事洪某兼同知樞密院事伏念臣材踈智慮蔑有可稱偶承人乏之躐至近輔當陛下厲精庶政循名責實之秋臣鞭策駑鈍無以自强顧望輕不能服衆力小不可任大戰戰慄慄常有曠職之虞特以坐席未煖不敢乞身幸今邊鄙乂寧少休甲兵之問樞臣已有兩員不必更使素餐其間以重誤國之罪伏望聖慈特寢兼職庶幾可以捄

過免蹈大譴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辭免撰太子冊文賜銀絹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承中使李綽公文奉聖旨以臣撰皇太子冊文賜臣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臣偶列近班際遭縟典初無文采可備使令塵玷寶冊已積戰懼遂叨錫予安敢虛受況當聖政節省之際而備數政途所宜體國竊伏以思尤難下拜伏望睿慈許令辭免庶使小臣可逃貪鄙之刺干犯宸嚴臣無任皇懼俟命之至

辭免太子册禮支賜銀絹四百八十匹兩

第一劄子

臣等恭遇陛下諏日之吉發册建儲幸叨近輔獲相盛儀伏蒙聖恩例有支賜竊自惟念臣等不材備位已負素餐方國用不足所當裁損豈敢貪饕錫賚獲戾清議所有已降旨揮內臣等支賜銀絹欲望聖慈特許辭免干犯宸嚴臣等不勝戰懼俟命之至

第二劄子

臣等伏蒙聖恩以皇太子受冊禮成例賜銀絹即具奏劄乞行寢免伏奉御筆已經裁減不須多辭臣等近以差充禮儀使及書撰冊文嘗需銀絹一百之賜辭免不從已遂下拜今又以宿衛行事之微勞復叨腆予實惟稠疊雖臣等材品駑下不足以表儀在列而伐檀貪鄙之刺不可不畏伏望聖慈特從懇請使免譏議仰冒天威臣等無任戰汗之至

辭免提舉玉牒劄子

臣伏蒙聖恩差臣兼提舉編修玉牒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國家受天明命聖聖接武祖功宗徳寫之琬琰所以紀重規疊矩之懿以昭示萬世爲不刋之書非台袞儒先未易典領顧如臣者識不足以罔羅異聞辭不足以揚勵偉績尸此筆削人其謂何伏望聖慈俯諒愚衷特寢成命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盤洲文集卷四十四

盤洲文集卷四十五

宋　洪适　撰

章奏五

乙出第一劄子十一月十六日

臣聞棟楹稾梲材之大小不齊者若梓人以棟為稾以梲為楹則覆壓之患當在朝夕聖主用材顧豈梓人以比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蕞爾疲駑自幼以綴文為

業志在塵竊一第而已不自意留落之後誤叨眷知擢在華近若使之掌制代言自視猶可勉強令承人之乏遂超邇列而使之謀王體斷國論天下之人皆謂不勝其任黽勉數月曾無涓埃之補直情徑行浸積仇怨内之既不能識拔賔材使之穆穆列布以助成勵精之治外之又不能消弭姦宄致令民弗奠居而無鉏治之策揆之漢法當在石慶切責之科倘或強顔患失則誤國之罪誅之無益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大恩憐斗筲之無

用曲賜保全許臣上印綬而去庶幾不妨賢者之路干
冒威顏臣無任奉御筆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二劄子十七日

臣昨早具劄子乞解機政跼蹐踰夕未聞天旨不避斧
鉞再輸情悃伏念臣一介疵賤初無致君澤民之學仕
於州縣米鹽靡密畏簡書理獄訟尚猶少有所長令驟
居高位掌樞獨久而政路賛襄上無台揆軍國重事豈
非材嘗試之地小智曲見乖繆浸彰加以心力凋耗事

至輙忘若視蔭空餐不能知難而退則罪戾日積將不可赦伏望睿慈察其不逮賜之歸田則未淪溝壑之前皆銜恩之日月涔瀆宸嚴臣無任戰灼俟命之至取進止奉御筆再降詔不允

第三劄子十八日面進

臣比殫誠悃冒犯咫顏傴拜恩私再降温詔銜感之深淪胥心髓伏念臣疎遠寡預孤立無援偶因清燕浸簡宸衷擢之禁途馴至政地奏啟之際每蒙嘉奬臣受陛

下之知不為不厚常謂粉身糜骨不足圖報夫犬馬尚能戀主顧臣豈應輕為去就以忘陛下隆天厚地之恩但以臣材局褊淺智識蒙昧既無嘉猷遠畫可以振起治功而不量其力欲抑侥倖以奉陛下正紀綱守法度之訓所慮積日累月寖招衆惡進無所補虛負使令此臣所以日夜恐懼不安其位傾瀝肝膈兾回天聽伏望聖慈曲賜矜允三瀆嚴威死有餘罪臣無任戰灼悸汗之至

辭免除右僕射兼樞密使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一日萬幾獨以論相為職蓋用人賢否關國重輕繫民休戚非百執事之比必有負王佐之材隆巖石之望者斯能副眷注之意古之人居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其尊主庇民之業皆素定於胸次故達而在上發其緼蓄可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功烈著於當世名譽垂於無窮若是則居其位食其祿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如臣者翰墨腐儒斷無它技智效一官猶懼不及乃使之代天理物其覆餗可日月冀制命既傳羣聽已駭伏望陛下曲回淵鑒洞察赤情圖任人英勿孅反汗庶幾微臣得逃非據之大譴不至重為天下後世之所詆訾干犯天威臣無任

乞薦舉監司郡守劄子 十二月十六日

臣聞內治之急在乎官得其人今州縣之間儻監司郡守皆賢則職事修舉下無蠹獘屬吏之能否如鏡燭形無所逃隱自數年以來非不開薦舉之路而風俗未變挾私勝公干請奔競曲為題目刻章所譽非其親舊則是蒙恩託契之家或甲乙宛轉更相酬報名為公薦多是私心故薦牘雖交於公車有司亦視為文具置籍中書未嘗舉行臣以駑下偶補台輔之闕見識不明聞聽不廣遠近人材臣不能知其一二若賢者退而家食仕

者不稱其職臣則有罪欲乞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舉風
力堪為監司吏能堪為郡守者各一人三衙知閤舉材
武可守邊者一人舉而不實甘坐其罪俟舉牘既集臣
與同列采其名實相稱者一一除授或未有官闕則薄
錄以待有闕日先除各於除書內稱列所舉者官名
它時若有治行著聞則乞推進賢之賞若所舉之人或
進對不稱旨或為臺諫論列或為監司案劾或為百姓
訟訴驗治有狀隨其罪之大小具舉者姓名取旨必罰

若宰執徇私隱而不奏者亦乞懲戒庶幾實材輩出振起治功天下幸甚取進止

以霖雨乞罷政第一劄子 乾道二年三月

臣伏見季春之月天多陰晦而盛寒如冬大雨仍降蠶麥秧苗俱有損壞仰軫聖慮致於玉食頻去葷味燮理如此罪將安歸而又僕僕祈求羞對輿皁儻或患失不去必致人言伏望睿慈特賜譴絀庶幾可以調玉燭而格豐年干冒宸旒臣無任 御筆霖雨稍多未至有害於蠶麥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

請

第二劄子

臣以斗筲之資竊台輔之位夙夜危懼莫知逃責之計涉春以来常陰為沴禱竹宫以迎梵像放房緡而蠲門税一月至再矣燮調無狀靡所錯躬上之則使太官屏常珍而進蔬饌下之則使農夫紅女懷耕織之憂臣之罪多矣隆恩天覆不即策免臣上章自劾拱聽威命而

宸札矜容闕

降詔之訓異於常典銜感隕越闕

行漢法罷遣歸田圖任異材俾熙
帝載則和氣感召咎證可消矣干觸天聽臣無任戰汗
待罪之至

再乞罷任劄子

臣材劣能下無足算錄誤叨眷知超居宰揆力小任重
自料必致顛隮比以淫雨為害抗章請罪仰蒙聖恩拊
以溫詔令早再瀝誠懇又勤天奬使之安職公議不貸
遂玷霜簡仰負陛下使令之意雖九死無以塞責伏望

睿慈令臣解罷機政以聽譴罰之命干犯咫威臣不勝震灼之至

辭免觀文殿學士第一劄子

臣伏聞已降制命特授臣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臣驚傳恩旨感涕橫臆伏念臣不材無取誤蒙簡拔輔政旬月曾蔑補報孤負任使浸積過愆竄流遐遠乃法之宜豈期優恩曲垂軫卹使之奉祠還鄉已為大幸書殿隆名所以寵老臣碩德之去豈凡

庸罪戾之人可以叨此非常之渥若或冒處益重疾顛

伏望聖慈闕寢庶使危踪免抵大譴干犯宸嚴臣無任闕之至

第二劄子

臣伏准閤門降制告闕臣仰窺制命

感涕交流伏念臣竊位台衡闕臺無補小器盈滿福過

災生罪愆既彰難免清議倘非聖明憐惻則尸諸兩觀

未足塞責臣自聞寵渥已瀝懇辭跼蹐至今未蒙追寢

夫書殿美名闕優祿皆非臣所當得若或貪居冒受則大譴大呵益重顛覆伏望聖慈特賜處分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知紹興府第一劄子

今月二日伏准遞到尚書省劄子七月十八日奉聖旨除臣知紹興府臣跽聞寵命不勝戰兢伏念臣材力綿薄智術乖踈比自入朝獨叨眷遇超居宰揆燮理無功百謫既盈罪當竄殛聖恩寬大委曲保全奉祠還鄉纔

逾兩月敢謂軫記不忘即加選用捫襟感泣何以論報
念稽山寥拱行闕實推雄藩豈伊罪戾之餘可堪師帥
之任伏望聖慈改授真材用協羣議免使孤蹤重罹顛
沛干冒宸嚴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第二劄子

臣近具奏劄辭免知紹興府恩命令月二十二日准都
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臣伏讀
聖訓感涕交流伏念臣疎庸之資嘗試無狀狼狽去國

方此省愆宸眷不遺屢垂簡記亟加收拭付以大藩仰惟天地之隆恩即當聞命引而道載念陪京之重夙稱謀帥之難而臣闇望素輕譴訶未久深虞曠敗復累生成輒瀝愚衷洊干洪造伏望睿慈憐其無用許令依舊奉祠庶休田里之居獲享治安之樂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干犯天威臣無任感戴戰懼俟命之至

除紹興第一手劄子八月四日

臣入朝二年居輔弼之官十閱月以駑鈍無用之資識

不足以燭微才不可以任重獨蒙陛下眷知異等寛其不逮之罪溫顔殊禮常賜稱奬臣殫智竭誠亦欲盡死以報柰何福過灾生招致人言上惑聰聽聖恩寛大不忍竄逐使得以秘殿真祠優游里閈臣方懼叨靡廩稍無所云補豈意簡記之隆付以近鎮驚懼感泣不可具言已瀝忱誠懇祈寢免臣犬馬戀軒之情雖食息不敢忘隆天厚地之恩但以得罪去國不敢奏牘輒至冕旒之前今者既蒙睿慈再加收用故敢畧披梗槩臣螻蟻

賤微銜戢恩渥何以圖報干犯宸嚴臣無任戰懼之至

第二劄子八月二十二日

臣近貢免牘仰扣九閽伏蒙天慈賜之温詔臣素叨眷遇之異仰惟選用大恩便當即日上道特以會稽近藩衆所指目而臣罪譴之餘去國未幾若或貪榮疾趨必致重遭譏詆輒敢稽留詔命復布悃誠巳别具奏劄乞賜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愚衷赦其再瀆之罪臣干犯宸嚴不勝戰懼之至

第三手劄子

臣比辱誤恩俾守輔郡荐殫誠悃弗獲俞旨不敢重干

威聽已祗拜告命取信州路自衢入婺迤邐到越謹具

奏禀伏乞睿照

第四手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省劄奉聖旨令臣疾速前去之任

臣自叨除命以言者方在要路實有所畏兩具免牘塵

黍淵聽仰蒙詔旨不允臣方敢治行偶臣以感冷卧疾

稽留數日遂至再勤聖訓臣已即日就道伏望睿慈特
賜原赦

到任手劄子

臣叨拜恩除去闕城不遠天日在望犬馬結戀之心非
不願一瞻清光少殫懇悃葢以人之多言必有譏議故
不敢陳乞過闕今已到越視事唯知鞭策駑鈍庶幾少
副任使之意瞻望闕庭臣無任感恩激切之至

盤洲文集卷四十五

盤洲文集卷四十六

宋　洪适　撰

章奏六

請祠劄子

臣蒙恩守越亦既半載不敢養高尸禄事無巨細必躬必親將期寸效仰副器使而到官以來偶與風土不相宜無月不有寒疾氣血頓衰髭鬢俱白近因冒冷每夕

出汗飲食減少筋骸羸瘁自節假之後在告又踰半旬深惟輔藩重寄非卧痾之地若或因循曠弛必致不免大譴夙夜憂懼心如焚灼欲望聖慈察臣誠悃賜臣祠禄以歸休里巷庶幾訪求藥餌不致遂委溝壑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取進止

秀王夫人薨慰劄

臣恭聞秀王夫人奄忽薨逝仰惟聖情不勝哀痛臣忝居舊弼密邇宸居不獲隨班稱慰臣瞻望闕庭無任屏

營之至

慰莊文皇太子奏劄

臣恭聞皇太子奄忽薨謝驚傳凶訃無不慘傷仰惟陛下篤天性之愛念國本之重聖情悲切何以勝處臣忝居舊輔嘗邇班聯追想慈仁篤厚之德金昭玉粹之姿含酸飲泣不能自已恨以身在外服不得奔走儲宮哀臨伏望陛下歸之天數特抑哀悰臣瞻望闕庭無任屏營之至

請祠第一劄子十八日明

伏念臣待罪會稽行且滿歲竭力奉職僅逃曠弛緣郡治鼇山作室夜氣與平壤迥殊臣孱劣之軀早衰易病秋風稍緊便已伏枕而比年以來目昏花而不明耳作聲而重聽視燭下之牒訊庭前之訟頓覺費力日以滋甚倘不闕休息闕遂淪於鬼錄加之妻息婦孫之衆呼醫求藥項闕今戒寒在辰惴惴然有故疾之憂苦又卧痾闕廢事瘝官必致大譴是敢披瀝胷臆仰投

君父伏望聖慈赦臣罪戾許臣奉祠而歸少賒殞踣之
期實出乾知之造干犯宸嚴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第二劄子

臣比殫誠懇覬望叢祠 闕 大庭未聞俞允重念臣治
越以來黽勉職守訟訴不曾淹留囚繫亦復稀少而蠲
削饋遺省節費用錢穀粗有儲積支遣不致闕乏非是
託故避難苟求安便特以蒲柳之姿望秋先衰深恐入
冬又復多病兼孥累之衆率皆不伏水土藥裹關心畧

無虛日盡室於此不寧厥居臣之事君靡容有隱輒犯再瀆之誅復披悃愊庶幾得遂前請若或聖慈未聽臣投閒置散則恐便鄉去處别有使令乞賜選擇尚期罄竭圖報萬一塵黍聖聰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自劾劄子十八日

臣近者累章乞祠蒙恩降詔不允已具奏牘欲申前請忽見李大正罷章臣又不能自恕輒敢復干威聽臣伏見今日仕宦莫難於作縣臣所領郡獨會稽李大正其

吏材治績為八邑之冠臣嘗草薦章乞行旌擢未及投

進緣其人賦性闕　肯任怨以革弊拒却請託摧抑豪

右雖諸監闕　亦奉法追治畧不假借故人多怨之

自柳大節到闕　中懷私意輕信讒言多方捃拾皆無事

實却闕　二月本縣推排不合減退浮財及令年五

月闕　必有情弊令婺州追押録以下十餘人鞫

勘李大正既經朝省聲冤乞移獄未見施行臣遂與之

備申蓋所惜實材能吏無辜寃抑即非容庇姦贓與之

為地令柳大節已遭論列將及兩旬旋作日前按章閭
上行罰以伸其私憤所謂和買即是轉運司備坐都省
批下来申狀所乞依上虞三縣例自物力十五貫均數
臣為見此事係葉顒知上虞縣日所行百姓既以為是
攀援有請朝廷既令施行州縣豈敢違拒臣既已依稟
行下亦曾榜示諸縣候人户有詞訴即類聚看詳續行
申明改正今令来柳大節以此歸過於李大正而劾之大
正既已放罷臣亦不能無罪臣已先次發遣家屬歸鄉

將職事牒以次官主管見今家居待罪伏望聖察特賜
罷黜施行干犯宸嚴臣不勝震懼之至取進止

奏水潦劄子十八日八月二

臣今月二十七日得轉運司報奉聞聖旨累次詢問浙
東被水傷損禾稼仰見陛下憂民之誠意伏念臣所管
新昌嵊縣因閏月中旬大雨接連台明諸山相繼發洪
下流至曹娥江又值潮大內外水勢相合故三縣臨溪
皆遭水患臣已將公使激賞庫儲積到錢一萬貫撥入

常平案專充賑卹支用差司户何萬同縣官逐一相視
量損壞屋宇支錢修葢計闗食人户給散錢米訖自此
數旬之内連併淫雨雖三次祈禱得晴不三數日又復
雨作遂致水潦前後盈溢有傍江鄉分已即時差官開
掘塘岸泄放緣會稽數邑少有髙昂地段農民併力撩
救收刈所積濕稲又復生芽在田者皆為水損日令祈
禱再得晴霽已三日盡皆乘急攤曬打皷若自此無雨
尚可收拾殘零稲穟統計紹興八縣田畝除早稲中稲

豐熟外晩稲居十分之四今來所損約巳一半本旬軍人打請正當霖雨未晴之際毎石米價頓增一貫雖取會到逐縣被水鄉分明具申投運司未有田畝子細數目依條八月三十日人户投狀即行覈實檢放伏乞

睿照

契勘諸縣發洪水去處因暴水衝擁闕石坍毀田畝復為溪坑非數十年逐旋鋤闕不可復耕及有潮水衝打垢角入江者自來轉運司只是枝蔓行遣不肯

從實倚閣致使農民無闕稅實為經久之害闕看

踏到田段數目闕伏乞聖察

再奏被水人户劄子

臣近遣官往上虞新昌嵊縣振卹水災逐一循行了當緣山水夜至衝去茅屋弱婦幼子死於非命共四十九人各已等降給錢使之修葺葬送自六貫至一貫共計六百三十六家已令諸縣將被水下户見欠稅租官物並各住催據所欠數臣將公使激賞庫錢代為了納其

闕食人戶已催促抄劄實數即行支米賑濟所有因雨水浸損禾稻之家各已受狀分差官屬檢視訖伏乞睿照

試驗揀汰人劄子 戊子正月二十二日上二月一日依

臣近准樞密院行下史正志陳請令諸路將揀汰使臣銓量人材非老弱者具名申上本府共有一百五十餘人臣將揀選到人躬親看驗亦有年未五十身無疾病可以從軍者却稱筆吏出身不習弓馬乃是竄名賞

分明臣竊謂近歲軍賞闕　無以矯革此等人既已寄名得官隨踵離軍便與闕　隸行伍人一等注授闕　差遣俸祿相繼更不待闕終身徼幸誠為太甚臣愚欲乞行下諸路向後揀汰使臣到任並令知通共職官逐一子細試驗其年未五十非有廢疾之人若或不習弓馬即發回吏部令與在部人衆同理名次差注庶幾屏行陣場矢石之人有以甄別伏望睿察更賜闕　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取進止

再請祠劄子

臣待罪會稽於今一歲有半去秋累上奏牘祈匃叢祠仰蒙大恩疊賜詔札時方水潦四溢轂直頓增人情嗷嗷朝不及夕臣懼有避事之嫌黽勉就職所幸踰冬涉春米價如舊人不告病境内無流冗之患宿麥在野秋熟有期臣以衰瘁之軀不安風土疾疹相繼願欲少休伏望睿慈曲賜矜容俯從誠請倘他時别有使令不敢辭避干犯天威臣不勝跼蹐戰越之至取進止

謝宮觀劄子

臣駑劣之質畧無所長猥叨誤知躐居宰路調閲三月自誓竭誠奉公仰報恩紀而才疎智淺曾蔑涓埃之補讒言不怨以為罪積丘山非陛下特垂聡鑒則投荒不足以塞責去國不久即忝輔藩之寄雖欲抑强去惡力圖薄效而罷日積久復無尺寸之功聖恩寛大俯從懇請遂獲奉祠以休衰瘁伏聞近者弟邁進對曲蒙齒錄復 闕 奨貸其罪尺未忍棄捐臣銜戢恩遇徒深感泣

闕 非才雖碎首捐軀安能圖報天地之大德臣既 闕

敕命已即指塗益遠脈棱不勝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

至

奏旱災劄子 八月十二日

臣仰惟陛下焦勞圖治勤恤黎元講求民瘼不啻飢渴一聞休戚即日罷行患在士大夫畏縮自愛不肯道其實故下情鬱而不達聖澤壅而不流古之人雖在畎畝而有封章之獻至或嬰逆鱗而不顧此風久不聞矣臣

不材無取嘗玷宰路非蜀蕘庶人之比也居閒故里目之所覩耳之所接不忍斯民日趨無告流亡損瘠莫之拯捄若私有遐心茹而不吐尚叨祠官之禄以自活其妻孥是曾狗馬之不若也故不避譏議不憚譴呵矯首九閽披寫愚戇伏望陛下少垂意焉臣比讀邸報伏見陛下以江西湖南旱暵側身禱祈屏徹葷味又令帥臣監司汰擇守令德至渥也臣謂江東兩郡之旱亦江西湖南之旱也陛下必不慮遠而忘近恤彼而緩此特未

達于天庭爾及覩七月下旬施行洪潭兩路賑恤指揮
猶未及乎江東兩郡豈有司奏牘或未詳查不能感動
天聽耶臣於是不謀於人而謀於心不慮其身而慮其
災輒敢犯分言之臣之鄉邦自去夏五月至于今春曽
無終日好雨故陂塘所瀦之水甚鮮並水之田僅能車
畎播種至于高卬之田種不入土者四境之内居三之
一自春接夏或累日或盈旬間得小雨尚或不能破塊
壤地龜坼早稻焦枯其瀕水低田有歲收千石米者今

有百石之穀若是者葢無幾也通六邑之中百分不穫一二自夏接秋惟六月甲子得數刻之雨既不濊潤亦不周徧節過白露驕陽轉甚晩稲又復槁矣常歲八月民種蕎麥可充一兩月糧異時饑饉得蘿蔔雜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皆以久乾土硬而不可種自此不雨則来年麰麥特未可望小民艱食或有攜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衆強糴而相殺傷者或有逢縣尉而持刃拒抗致憲司傳以為賊而出兵掩捕者前月提舉官史俣

入饒州界親見流民襁負係道促恨無以留之今去者
紛紛至于卒歲將十室九空何以為邦自來水旱未嘗
旱闕絶粒所闕廩食不過開歲數月饒州去秋已小歉
八年早禾不穫自季夏而食闕若秋冬之交有雨澤有
人力可以蓺麥逆數成熟尚有七八月期士民上户鮮
有隔年之儲猶無以自贍其家故耕夫轉徙所不遑恤
率是交還牛犁泣辭而後去所留牛犢無水可飲無稈
可積不保其存也田家營穀作種尚且艱難若人牛又

闕則向去春耕益為可慮葢今歲之旱起于饒州若池之建德東流與饒境相接者亦薄旱饒之德興浮梁安仁數村與徽信相接者則徽有所收江東之旱惟饒與南康兩郡出境則江洪以往亦旱也父老七十歲者云自歷年以来所未嘗見今州縣若不免租則有田者無以輸納若放苗不收則州縣何以給遣切聞饒州有前年樁留三萬石米已借充官兵月糧所餘止有萬石朝廷捐以與之不過可支一月見在常平義倉二萬餘石

併得去年儲粟賑贍尚不能足益六邑窮民有籍于官者二十萬戸且約一家三口家得石粟僅能飽其一月之腹爾倘官無餘粟野有餓莩歸之天災無可奈何可也不得已有秩者暫閣奉稍亦可也飢餓之民散而之四方不至聚而掠奪為盜幸也數千營卒一月無糧其肯俛首餒死乎臣區區過計非私于鄉邦而然也恐他日重貽旰食之憂故具述凶歉之實以聞不敢妄及臆說伏望聖慈察其心而信其言捄其災而弭其患臣不

勝戰汗待罪之至

貼黃　臣居鄉田疇至少大熟之年所收不過千石四子因官置到共有數百石通一歲秋苗纔百有餘石非是營私飾說前件所奏尚猶不盡瑣碎若朝廷容遣人察問有一欺誑甘伏罔上之罪伏乞聖察

劾管瓅奏劉庚子八月六日進入九日管瓅降雨省其舉狀令吏部退還

臣久去軒陛不勝犬馬之戀伏見陛下留意薦舉關防再三然法出姦生弊不可革臣竊謂朝廷行黜陟之政

臣下寄刺舉之權惟前宰執有舉無刺眼見姦蠹吞聲
切齒今舉吏有罪不容緘隱伏望聖慈少賜睿覽臣今
年二月二十日以去年第四紙改官文字薦舉饒州樂
平丞管璆續次持書鋪筆帖來云奏缺以五月十七日
到闕限期甚迫遂楷改作二十六日投進既至考功為
銓吏點檢問難乞將奏檢移易日子前來符合管璆委
曲懇禱臣語之曰書鋪為蛇畫足自干罪譴尋常州縣
換赤歷移月日固或有之此乃薦章若旋易日辰便為

罔上不敢相從不謂管璆自將元檢輒行改換盜用官印行賂計會已得放散敢為如此他日進步何所忌憚豈可保任終身臣已具狀申部乞追人根治臣闕發之罪伏句淵覆曲賜原赦瞻望闕庭臣無任戰懼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四十六